

但愿在有你的地方，和花和月，大家长少年。
DANYUAN ZAI YOU NI DE DIFANG, HEHUAHEYUE, DAJIA CHANG SHAONIAN

和花和月 长少年

黄信然 作品
THE WORKS OF XINRAN HUANG



和花和月长少年

用最大的同情和宽容对待自己的每一个过失。

用最大的恨去面对曾经爱过的人。

用每一次的演奏拷问曾经失去的美好。

用画笔绘出人世间的美好，却被世间遗弃。

用一笔无上的青春画卷，手绘无法回去的和花和月之青葱年少。

黄信然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和花和月长少年/黄信然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11. 1

ISBN 978-7-229-03166-4

I. ①和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18550号

和花和月长少年

HEHUAHEYUE CHANGSHAONIAN

黄信然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光 南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袁 宁
责任校对: 夏则斌
封面设计: 秋水书衣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251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166-4

定价: 24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这本书，献给你。
献给我们过去的日日夜夜。



序 章

我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我会在那个站台遇见你，听你将你的故事讲给我听。
或是我的，幸福的、开心的、难过的、难忘的，值得去深藏一辈子的故事。
无论你是谁身份，白领，或者是学生，还是家庭主妇，曾有一眼的相交，就有一段剪帧的故事。

或许你是失恋的人，热恋的人，还是正在寻找恋爱的人；这列几百人的地铁，沿线几千人的站台，总有一个关于爱的故事，属于你。无论它是属于亲情，友情，还是爱情。

我得先从我自己的说起。

2010年，当我等到六号地铁开通的时候，你已离开几年了。

母亲打电话通知我回来的时候，又是一年的秋天了。而你离开都五年了。父亲开车来机场接我回来的时候，路过六号地铁——它的起点，仍然是清风里；它的终点依然是我的家乡，在城市的末端。我曾经对你说过它的，它有个很美的名字，叫石村。但它只是个村庄，小小的。

我有时在演奏厅里，弹奏着那曲《四季》，弹着弹着，泪水就会落下来。我总是会想起你。

失去的，我也不想再去执著——就好比多美妙的琴音，余音绕梁的传说永远只是浮云。

那年的意外到而今才有个正确的审判结果，可是，我依然相信那是场意外。

因为我们还没走到春暖花开的四季终年，你不会自愿离开我的。

我说过，会给你的每一幅画，配上一首曲子。

你说过，我的演唱会上，要挂满你的画。

那时的我们，对未来的愿景那么多，然而为何一瞬间，就那样错失？

地铁的建筑局终于顶不住了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你的一点琐事。你母亲因为你的事太操劳了，早就病了。审判的结果是赔偿对你的损失，当她在法庭上接过那张拥有一笔不小的钱的判决书的时候，我又落泪了。

争了这么多年，你的怨气还在人间，我的记忆似乎时刻被提示在那年那一日，始终放不下。我不知道这些钱能换来什么？安慰？很可笑吧！如果你在，你肯定会很不屑。这样的事情，争一次，痛苦一次。

年初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个电影。

名字叫《这儿叫香格里拉》。里面有一些切肤的痛，对于我，对于你的那些情感的切割。

看到最后，我决定将这部电影给你母亲看。现在的她，靠着这些年来的坚韧，度过这浩浩人世。你的离去，换来了她的不安宁，以及痛。我知道她对你，一直深有愧疚。

咏之，他们说，那里一直闹鬼。那里，你知道是哪里吧？

就是你出意外的那里。

我不相信鬼怪之说，如果有，你肯定会回来找我的。

这世间众说纷纭，谁都不记得谁是对的。

但，我依然相信你。

一如多年以前。

又一年秋天了，从法庭出来的时候，我去了一次六号地铁那里，但是我竟然忘记了，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，还有跨过的栅栏的地方，它们都在记忆里，随着你消失了。

我离开初年市的那日，晚上八点的飞机去伦敦。我故意改签了飞机的航班。我拿着行李，一个人坐回石村。深夜的时候，父亲打电话过来，我站在石村的站台上望着星空，天气已经微微有点凉了。

“嗯！我已经到伦敦了。”我对父亲这样说，而地铁的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慌乱地将手机盖上，拖着行李，坐上最后一班回程的地铁。

凌晨一点，我坐上回伦敦的飞机。

我的行李箱里，放着你最爱的画作。我把它从你房间里取下来，重新裱了框。我会好好珍惜，仿似你如数珍宝的记忆。

而明天，又是一场演奏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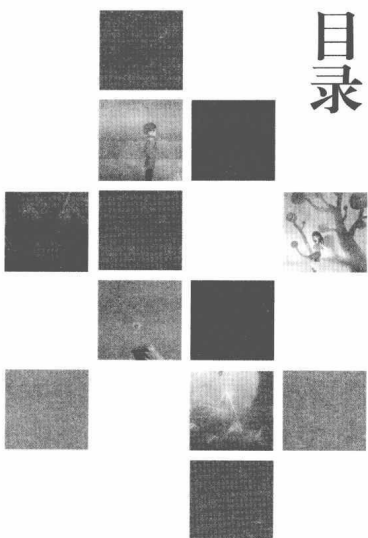
演奏会的名字，我突发奇想地改成“Season”。主办方愕然，但是他们也没办法，谁叫我是主角。你的那幅画，中文名叫“四季”。那段长长的岁月里，我为它写了一首曲，你还没听到，就离开了。

咏之，如果你的灵魂还在，附在画里，随我每一次去演出。

—— 林心城 2010 年 10 月末 于巴黎

Contents

目录



001 / 序 章

001 / Chapter 01 名为四季的演出

013 / Chapter 02 永恒的孩子

027 / Chapter 03 荒芜之地与主题公园

051 / Chapter 04 愿有岁月可回头

071 / Chapter 05 花好月圆，与山与树

083 / Chapter 06 深河

115 / Chapter 07 六号地铁

145 / Chapter 08 最初的姓名

159 / Chapter 09 唯有深情共白头

177 / Chapter 10 我把岁月交给……

197 / Chapter 11 冷静到冷酷的第三者的眼睛

219 / Chapter 12 四季走失

239 / 番外 但愿和花和月长少年

245 / 后 记 花好月圆散记



Chapter 01 名为四季的演出



夜幕从身体上退走，我们用白天，称出梦的重量。

【林心城】

从维也纳到伦敦，从中国到尘世都找不到的地方。

我唯一从未走进过你的心。是你在逃避，还是我对给你的爱上瘾。

当初我写过那首断曲，我们在一起。后来我完成它的时候，你已不在。如果有预知，我宁愿这世间少一曲思念，而多一份继续的深情。

咏之，往年月已将一切终结。

从失去你的那天起。

【1】

一个小时前，他在谱曲本上，写下这段话。身旁的笔记本电脑，安然地播放着钢琴曲。

心思不在这房间里，他想起昨天彩排时的情景：在空寥寥的演奏厅里，巨大的空虚突袭而来，那刻的自己，仿似演奏厅里的唯一，隔绝了喧嚣。

他很清楚，他失去了一份爱，而并不是失去整个世界。

如果有爱的力气，他会继续找寻。

并决心遗忘。

人潮拥挤的演奏厅。

他站起身，对台下的观众鞠躬，然后是热烈的掌声。接着，他从钢琴的下

方拿起一块板，往台中央走去。群众不明所以，等他走到中央的时候，灯光照下来。他手上拿着的，是一幅画，如果靠近看的话，才能看清那个小小的题字，画的名字是“四季”，这场演出的主题是“Season”。

林心城要开始弹的时候，心里默默地说，一切，重新开始了。死寂的沉静，当第一段落完结的时候，黑暗里有大量鱼群拥挤而过擦出的声音，哗啦啦！哗啦啦！接着就是潜艇挤破水面所出的瞬间，掌声覆盖过单薄的琴音。

林美景并没有坐在第一排的位置，甚至林心城也不知道她在现场。她像是普通的观众般，隐没在人群中，居中的位置，虽然不能看见弟弟林心城的任何脸上表情，但是十几年来耳濡目染，也大约能从他的琴音里，听出一些悲伤的音节。

“唉！还是忘不了她。”美景在观众的掌声中，暗暗地说了一句，然后站了起来。她此刻想出去，也是不可能的，观众的热情高涨，不停地要求安可安可。美景只好再重新坐下来。

他从主持人的手中接过话筒。

长手长脚的（从小叔叔就爱这么说他），美景笑了笑，然后听见他用流利的英文说：

“接下来，一首《四季》，献给曾经的她，以及，曾经的我们——”现场一片安静，停顿许久之后，他才重新说，“希望大家打开耳朵，好好听，但是——不要录音，因为，这曲子，只属于记忆中的她，以及，过去的我们。谢谢大家！”

美景渐渐湿了眼睛，好多年了，尽管自己已经安定，他也早已独自一个人走往天南地北，但是首次听到说他要巡演的消息的时候，还是不忍心不暗地里跟着。他就是这样，不多言语，把所有的心事都藏着，却无比忠诚。

面对，陆咏之的忠诚。

所有的年年月月，在他的琴音里，散放开来。

“或许我只是你们一部分往事的参与者，但我知道，这一些，已足够美好。”

【2】

演出结束的时候，林心城鞠躬三次。他退场三十分钟后，观众才恋恋不舍地离场。

跟随着汹涌的人潮往外面走，这时手机悄然地在口袋里震动，她拿出来，手机上显示的是冰冷的两个字——“老公”。她轻轻摁掉，准备出到外面再给他电话。但只是走了两步路，才发觉前面的人潮很挤，根本很难移动。她干脆靠在旁边的椅子上，给他发了条信息。

“我在听钢琴演奏会，稍后给你复电话。”

前面有人吵闹的声音，突然整条人潮停滞不前，她懊恼地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时间。已快接近凌晨了，安可了太多次，歌迷的热情比想象中高涨。

场馆内的灯突然亮了，那一刻，很多人的面孔清晰了起来，美景似乎看见了熟悉的面孔。但是不确定，好像是很久之前，久到刚有记忆那时的人脸，然后就被人潮拥挤着，到了外面。尽管是秋日时节，到了这样的夜晚，还是有点清冷。出来的时候，把披肩放在车上了，这时有点冷冷的。她摸了摸手上的皮肤，准备步行几分钟去停车场取车。

手机又在这时震动了起来，随着脚步的移动，微微的。

“是心城的演奏会？怎么不叫我一起？他之前有叫我，我太忙就推掉了，以为你不去看。”

还是班维发来的。

美景笑了笑，这是个什么样的状况，人说“重色轻友”，不过是这样么？

新婚半年，两人相敬如宾，班维对林美景，尽心尽力，无微不至。但两年之前，他还是林心城的宿友，那时两人都是从音乐学院出来的有志青年。两年间，一人成为炙手可热的钢琴演奏界的新星，一人却因家族的势力，而成为某音乐公司的经理，出入有助理，忙碌得像是上流社会觥筹交错的交际草。

如此罢！但与美景结婚后，还是收敛了许多。但是与林心城间，却淡了？

从那句“怎么不叫我一起？他之前有叫我，我太忙就推掉了，以为你不去看。”就可以推断出了。但是，又或者只是敷衍的话了吧？出门的时候，他还在飞机上，没着陆，想要找他一起来，也是无济于事。她又笑笑。

这时，听见前面有喧闹的声音响起，以及粉丝尖叫的声音。

她抬起头，看见一群人，走过来。

围在中间的，是林心城。

过了许久，他才慢慢靠过来。他不知他身边的保镖说了句什么话，然后粉丝都慢慢散去。

“姐，怎么来了也不告诉我。”他笑呵呵地说。

“姐也想当一回粉丝啊！怎么？不让啊！”

“先上车吧！你穿得怪单薄的。”

“我的车停在里面。”她指向停车场的方向，一盏灯，暗暗地发着光，有门卫在里面，看无聊的夜间新闻。

“嗯？你去帮她把车开回酒店。”他转头跟身边的助理用英文说，然后又转头问她说：“你的车牌号码？”

她微微一笑，这小鬼头果然长大了，然后念出一串号码，接着把钥匙交出去。跟林心城上了车。

“啪！”室内的灯全部亮起来。

班维蹙了一下眉，从机场回来的时候，以为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可是怎么还没到？

他拨了她的电话，那时她正往心城的车里钻。手机微微震动，坐上去了之后，稍微一动身，手机就掉了出来。依然震动着，心城看到，捡了起来。

看了眼屏幕，然后笑着递给她说：“班维？”

“嗯！”她接过来，眼神复杂地看着心城。这小子还用疑问句，难道还以为你姐的婚姻是走马观花，过眼迷城么？她伸出手，捏了心城一下。

那边，和班维在默默交代。

末了，班维说要过来，她把电话给心城。交代了酒店位置和房间号之后，就递给美景。

再拿起来听，已经挂了，是嘟嘟嘟的声音。

“你们的关系？还好么？”

“嗯！他对我很好。”

“怎么一个人来？之前我跟班维说过，叫他来看，他说出差忙，所以我就没再叫了，没想到你一个人来看了。”

“呵！是么？他没和我说。是出差了，估计刚才才到家……”她看着心城，微笑着说，见心城奇怪地盯着她，于是又说，“可能是看到我不在家，所以，就打电话来了。”

【3】

车平稳地开着，微凉的空气里，寂静的钢琴声轻轻地游荡着。林美景想要转移心城欲要质疑并且探究他们夫妻感情的话语，于是将话不自觉地切到陆咏之的身上，但却不料，她太想转移话题却忘了这也是心城的死穴。她说：“那首曲子，是写给咏之的么？”随之，往车窗外看去。此时路过一座桥，不远处的一座桥底，似乎有着黑点，应该是在外露宿的流浪汉吧！伦敦很多这样的人。说不定，正在经过的这座桥，地下也有。自顾自地想着，却不料旁边的心城已经沉默了许久。

她转过身去，发了一个“嗯”的单音节，然后才抬头看林心城那张如同冰雕的脸。

“怎么了？”又问，心城还是沉默不语，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。

周围就似一座空山，呼呼的风声传进来，却在瞬间变成毫无生命力的尘土。他待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好像是看见了陆咏之的脸，然后又听见初年市的地铁轰隆隆开来的声音。最后那一刻，他听见姐姐大声喊他，然后闭上眼，人群哗啦啦散去的场景，在黑暗里，仿佛海底游过的鱼群。

“心城你怎么了？”林美景这会儿伸出手来摇他的身体，他才慢慢回过神来，似乎是做了一场梦，然后醒过来的时候，自然的反应还是要闭上眼睛，然后再睁开。

瞪着她，并没有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又问：“到了么？”

“嗯？”美景不明他的所指，于是再问一下。

“我说班维。”

“噢！还没那么快，我们还没到酒店。”美景的脑子里瞬间黑线，没想到一提那个女人的名字，他的脑子就瞬间短路。

其实，这是不是好比，听到那个人的消息的时候，自己一样的反应。

但是，没试过，谁会了解这当中的轻重？

“我们还有多久到酒店？”美景装作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嗯——”心城应了一声，然后把头伸出窗外，“就到了，开出这条街，右拐就是了。怎么？你没去过？”

“呵呵！对这里不熟。”美景看了一眼心城，发觉他没再表情呆滞了，想重新继续那个话题，因为觉得没必要对自己的弟弟隐瞒这些东西。两夫妻相敬如宾是没错，但是似乎，根本没有将自己投入那样的日日夜夜里。

想到这，对自己嘲讽了一番，然后撞到心城好奇的眼光。

“班维经常出差，我一个人多是待在家里，很少出来走，有也是去大型的购物商场逛街。有时会随同他一起出差，不过也少，因为他太忙了。”

“怎么突然说到这个？”

“你不是想听么？”

“哈哈！你是觉得，我在质疑你们的幸福生活？”幸福两字说得很重，这臭小子还好没有了解太多她以前的事，不然这话，讽刺意味肯定十足。

“不是么？从你介绍到我们结婚，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，换做谁都会怀疑我。”

“两情相悦的话，可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是休得他人疑，不如自己醉么？你这臭小子，何时嘴巴学得这么灵了？”

“一直都是，你没发觉？”

“可真没有，想必你都用在其他人身上了。”

无意提起，连具体的名字都没有说，但那一刻，他还是呆了一下，像是被

人点了穴。车轻轻地摇晃了一下，前排的司机转过头来说：“林先生，酒店到了。”

他没反应，美景推他，说：“心城我们下车了。”

“嗯？到啦！”看了一眼司机，然后看看美景，又说“下车下车”。

车外似乎更冷，美景抱了一下手臂，紧了紧。

很快就走进了酒店，似乎没有外面那么冷。心城走在前面，前面有门童带路，很有礼貌地和心城打着招呼。却不是回房间，貌似是往餐厅的方向走去。渐渐地，可以闻到咖啡的香气。看了看时间，都已经十二点了。真晚！

正感叹着，电话又响了。

“我到了，在门口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和心城也刚到，你等等，我出去接你。”

“嗯！好。”

美景搁了电话，心城转过身来看他：“出去吧！”

心城微笑着跟门童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往回走。班维站在门口，大半个月不见，貌似又清瘦了一些，看上去，成熟了些，这样的男子，是许多女孩很喜爱的吧！

“心城！”约莫是先看到他们了，于是很兴奋地叫，并且迎了上来。站在他身边的时候，很自然地，牵了美景的手。她对他笑，却不语。

“班维，好久不见了啊！”心城笑了笑，然后伸出手去。

两人感觉很陌生，如果没听到对话，以为是第一次见面。美景随着他们，往里走去。果然是餐厅，装修得很有格调。找了个靠落地窗的位置坐下，三人相视一笑，然后班维靠在美景的耳边说话。后来美景觉得不好意思，于是轻轻地示意。

“听说你在巡演？”班维不知如何开口，但这话明显问得太突兀了。

“呃！是的。今晚是第一场，从伦敦开始，最后一场回家乡那边。”

“真好，那接下来肯定很忙。”

“嗯！是啊！就没有这样坐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了。”感觉对话都变得机械——以前在学校，明明不曾深交，但在外人看来，却是很好的朋友。其实，那也是因为国外的学校，华人的面孔本来就鲜有，更何况，在同个班级里。于是一切很顺理成章的。

“姐姐就承蒙你多关心了。”又是很突兀的一句话冒出来，美景突然看着他。

“这放心，我巴不得把她带身边，可惜怕她太劳累。”

她客套地笑。

【4】

后来是吃了一些东西，喝了些红酒，就散去。

心城回酒店休息，助手的电话已经打了很多个过来，约莫是督促他早些休息，明日还有活动之类的。于是班维与美景也不敢再多谈。吃了东西，说了些客套话，便离去。

有空真要多陪他聊聊，他太固执了。美景与班维离去的时候，在心底说。

沉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，缅怀着那个永远都不可能回头的情爱，何苦呢？当然，她又苦笑了一下，这三个字，对自己也可用。

还是要找他好好聊聊。

嗯！一定！

回去的路上，班维没有说话，一只手开车，一只手握着她的手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感觉手心微微出汗。

其实，都已经有半个月没看到他了。可是，想念的感觉，却不甚沉重。说不上，是什么滋味。原来爱，也真的不是付出所能换来，就如同是，涌潮的海水，退去之后，除了涌上来的沙石、尸体，然后什么都没带走。班维走进屋，开了灯。她正走进门，忽然听见咔嚓一声，门被关上，然后嘴唇就有了湿润的感觉。

是久违了，还是不曾怀念过。

故人的嘴，没有凑近便被冷冷地推开（能用冷冷形容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），但还是在这样的情欲里，想起他的脸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想起他了，也不怎么想要去记起，但念头总是不断。人的自主性，的确是一项不能自己选择的功能。

她迎上去，似乎是想把他当成他，然而，未曾触到他的嘴唇，深深的爱抚里，电话再次响起。

陌生的号码，完全没有看过。

只有短短的几个字。短信息。

“他失踪了。”

心像是漏了一拍，然后班维轻轻地放开她，问：“他？”

“啊！不知道是谁，没号码，估计发错了。”

“不早了，先去洗澡吧！”顿了顿，美景似乎是想转移这话题，然后突兀地说。

他去洗澡的时候，她坐在大厅的沙发里，给那边回短信，想要问清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，然而，短信还没发出。又有短信进来，是心城的。

“姐，我知道你依然恋着过去，但是班维很好，对他好点。”

他知道些什么？美景捂着脸，和着刚才那条匿名的短信，痛苦地躺在沙发上。

直到清晨醒来，电话才再次响动。

她绕过班维的身体，去拿手机，又是那个号码。

“他有一封信，是给你的，你给我地址，我邮寄给你。之贺。”

【5】

下一站并没有很快地延续去下一个城市，他似乎想要用时间来缓冲那些在台上消耗心神的累。每一次弹起那首曲子，每一次抚摸那幅画，都似乎是要把她从过往里揪出来。

巡演结束的时候，我应该能把你忘记，然后赶去下一站邂逅。他喃喃地说，接续两天的演奏会，是有些疲惫了。他戴着墨镜和帽子，出来逛大街散散心。本来想要约姐姐出来的，但转念又想到班维刚回来，两人大半个月没见，肯定很缠绵，于是便没有去打扰。

但是第二天的演奏会，班维和美景是去看了，两人坐在第一排听演奏。那时的林美景并没有认真在听，脑子里的记忆飞速。

从头到尾，班维一直握着她的手，有时要鼓掌，或许会放开。但那些短暂的瞬间，双手仿似正在张翅、仰头就可以看见天空的湛蓝的白鸽。

心头默默地萌发起一个想法，散场的时候，没有和心城道别，只是发了短信给他，祝接下来的演出顺利。

但是转头的时候，却跟班维说，帮我拿到心城每一场演奏会的门票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有朋友托我要的。”她微笑地说，语气似乎要撒娇。

“嗯？好！”他所言甚是怀疑，“但是有些场次的门票肯定还没出来。这样，我吩咐我的助理，票一出来就买最好的位置，然后快递给你？”

“嗯！也可。”

两人没有客套的话，就连道谢，都没有说。似乎要是说了，便显得更加陌生了。美景最近变得很喜欢自己笑，笑的时候，仿佛可以看见过去那个住在心底的女孩，以及愁眉苦脸的日子。

那些，都过去了。

林心城逛到热闹的市中心广场，很多游客拥挤着，像是海潮般，要涌出这

规则的大海。各种肤色的人群，杂在一起，像是大杂烩的披萨。心城想着，不由得暗自笑自己这荒唐的想法。然后继续行走，往寂静的小街道走去。如果是看到有卖钢琴的店，还是想要去弹一首，然后店主会热情地为他介绍钢琴，他会笑笑地婉拒。

“弹得不错，这钢琴像是为先生您所造。”店主用英文说着，言语之中，都是奉承。

“我只是看看，如果喜欢，会考虑买下。”

“噢！要买趁早，要不然，很快就被他人买走。”店主似乎是要心城下定买的决心，所以在游说，或者是加了恐吓性的语气在。

“我还是再考虑看看，不好意思！”心城往外走，似乎为自己的多手而感到懊恼，事实上他从不缺钢琴，演奏会上那些赞助商提供的钢琴，每一架都是昂贵至极。而且从小就接触各式各样的乐器，所以都很熟悉，父亲也是开琴行的。

手机本来想关机，避免他人吵闹，但转念一想，有家人与朋友，若是急事找不着，应该也挺慌的。就像第一场演出的时候，拿着咏之的画作走向台中央，手其实是颤抖，是慌的。慌的是，我不曾忘记你，但是为何，想要你出现的时候，你却不在。

就是这样的缘故了吧！有过那样的心境，才体会别人的苦闷。

转角的街道有熟悉的钢琴声传来，心城探头去看，看见一架放在路中央的古董钢琴，但却不碍着行人。

然后才在脑子里想起，前些日子的新闻。最近在市长 Boris Johnson 的推动下，伦敦的著名景点处都摆放了一架旧古董钢琴，琴身上写着“Play me, I’m yours”，中午时间，在金融城里工作的人，路过的行人，游客，都可以弹奏一曲，让城市多了一些浪漫。

心城倚在街角的墙边，这样不会阻挡路人行走，也可以从侧面看到弹琴人的指法。

虽然是个小女孩，但是弹得却很流畅，唯有几次不自然的地方，停顿了几下，然后就带过去了。旁人没有围下来看的，似乎这天然的音乐，是一种自然的语言。

自然的东西，沉浸久了，便成习惯。这世界太喧嚣，只有音乐很安静。但记得咏之说过，在画里，一切都能得到沉淀。

仔细听了，才发觉那女孩弹的不是全曲，约莫是还不熟，断断续续地，都是过渡，从这首接到另外一首，趣味性十足。

女孩似乎是弹够了，然后起身离开。这时心城才发现，不远处的露天的咖